

2008年

ZHONGGUO
ZHONGPIANXIAOSHUJINGDIAN

吴义勤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ZHONGGUO
ZHONGPIANXIAOSHUJINGDIAN

山東文藝出版社

吴义勤 / 主编

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吴义勤主编.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329 - 2962 - 7

I. 2… II. 吴…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53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 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60 × 230 毫米 16 开 印张/28 插页/4 千字/309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28.00 元

前言

我们该为“经典”做些什么？

吴义勤

在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通常的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

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建国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

上，我和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共识，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们计划每年编选一本“中篇小说经典”和“短篇小说经典”，并以存目的方式附录“长篇小说经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 21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切实地为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他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目 录

骄傲的皮匠	王安忆	1
草原	迟子建	52
自以为是的人	北 村	104
像老子一样生活	海 飞	160
契爷	黄咏梅	195
胭脂	界 愚	239
苹果落地	刘玉栋	282
挡风玻璃	张学东	321
纸醉	鲁 敏	382

附录：

《2008 年中国长篇小说经典》存目

无土时代	赵本夫
推拿	毕飞宇
小鹤多姨	严歌苓

我和我的神

邓一光

风雅颂

阎连科

我哥刁北年表

刁斗

金童话

陈占敏

陌生人

吴玄

录目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骄傲的皮匠

王安忆

倘若要说明这块方寸之地为什么属于小皮匠，大约就要涉及这近代城市的发展史了，具体地说来，且又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事。最初时候，这片地方还是在城市的近郊，外国人在这里开了墓园，本地人称“外国坟山”。四周就有了一些鲜花店、蜡烛店，还有出售木雕和石刻的十字架、小天使、耶稣圣母像等等装饰墓地的用物。后来，墓园的边缘，那些连接田地的地方，被开辟出来埋葬中国人，墓园扩大了，周遭就有了中国殡葬习俗的店铺：香烛、纸扎、寿衣、锡箔、中国样式的棺槨。再后来，墓园越延越广，最深远处，其实已成荒冢。终于有一天，工部局征下地皮，准备建住宅区！第一要务清理墓地，也就是本地人说的“坟山”。先在报纸上登了七天启事，让中国人来迁坟，无人认领的墓便拾骨平地，一总焚烧，只留下外国人的墓地，用围墙圈起来。这样，周遭的殡葬业便不驱自散了。等这片地方建起几条弄堂和一排洋房，初具街区规模，就又有一些当年的旧业主回来，

不过都转了行。有的摆水果摊，有的是馄饨挑，还有的做了看弄堂的人。其中有一个浦东人，原来是卖锡箔的，现在骑了脚踏车，车后面坐一个蒲包，包里面是河鲜鱼虾，挨家挨户兜售。渐渐与住户相熟，还和一个山东籍的巡捕交了朋友，就在一条弄堂口搭出偏厦，卖虾肉馄饨，将原先的柴爿馄饨挑挤走了。浦东人的女人也从乡下上来，镇日坐在弄堂口挤虾仁。后来生意做大了，巡捕又到别处为他找了地方开店。这偏厦，其实只够放一个煤炉坐汤锅的，巡捕又让给一个铜匠做营生。后来，巡捕走了，铜匠自作主张把地方让给他的同乡人，一个盐城乡下的皮匠。自此，这块地方就归了皮匠的行业以及家族。

在城里，所谓皮匠其实就是鞋匠。城市里又不像农村，有牲口的鞍具勒口什么的，除去脚上一双鞋还有什么皮具？这个皮匠将手艺和地盘传给了儿子，自己回乡下度晚年了。然后，儿子也老了，从小皮匠变成老皮匠。这个街区呢，随着城市的扩展，早已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依然以居住为主，与闹市只相距一条马路。中间，皮匠也挪过几回地方。弄堂要卫生整顿，就让弄口的营生撤离，去什么地方？铜匠去了小菜场，补丝袜的女人回家里去，老虎灶关掉一个，那一家生煎包子铺归进区饮食公司，重新挂牌为合作食堂。皮匠摊收拾收拾，挪到马路对面，一排街心花园前。所谓街心花园只不过是一条两米宽的绿化带，沿墙十数米，墙里面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总是女生多，女生脚上的鞋是需要经常修理的，纽襻断折，后跟磨损，帮和底脱胶。皮匠摊跟前的小马扎上，常常坐着一个女孩子，脱了鞋的脚踩在另一只脚的后背上，等待皮匠做完她的活计，这情景看起来挺温馨的。过了一阵，却轮到整顿马路了，皮匠摊就又要被驱走。他

收拾收拾，再回到原先的弄堂口。那弄堂口多少有些阴暗，可是比较安定一些，过街楼避风挡雨，有一面墙根，可以堆放他的那些胶皮啊、鞋跟啊、钉子线绳，还有等着做的活计，或者做好等人来取的活计，也一并靠墙根。弄堂里的人，要么不来，要来就是一大堆，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单的棉的，但都不是急等，所以就放在他这里，过一两天再来取。也不要领取凭证，不见得能认识人，可鞋总归认识的，而且，鞋这样东西，也不怕别人错领的。安稳了一个时期，说不定又有哪一个部门来驱赶，皮匠总也没二话的，收拾收拾再搬，还是搬到马路对面。这一回可能不是在街心花园，而是一扇大门的门洞里。那幢公寓楼有着宽阔的门洞，但因为长年失修，门洞很破旧，木头门的油漆剥落了，墙壁和顶上的石灰也剥落了。皮匠摊设在台阶上退进去的地方，很妥帖，也很谐调的样子。要等到哪一天，大楼要大修了，皮匠就再搬出来，收拾收拾，回到弄堂口或者街心花园。总之，虽然是漂泊的，可总也漂泊不出这条街。倒未必是早年与山东巡捕的口头协议生效，恐怕没有人能够将历史回溯那么远，更不会有人认这本账。只是一个手艺人，他已经在这里做熟了，这里的人都是他的老主顾，他不能轻易放弃。这条街上的人，也习惯了他的活计，有时候他回乡下去几天，人们就将活计留着，等他回来做，并不会去找隔街的那个皮匠——顺便说一句，每条街都有每条街的皮匠，再说，他又不得事的，各部门对他的驱赶其实也不认真，渐渐地，就形成事实。城管税务按月来收缴一些费用，皮匠摊就在弄口安顿下来了。现在，墙上敲了一排钉子，钉子底下是工具箱，一具铁皮柜。每天早上，工具箱横过来，与墙面形成一个直角，就成为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打开工具箱的锁，取出家什

用物，一架缝鞋机放在地上，一些锤、钳、剪刀之类的小工具，一一挂在钉子上，还有一盘盘的胶胎，也挂在钉子上。工具箱的小格子里，放着胶水、钉子、纽襻、针线、鞋油。

我说现在，又已经换了一代，这小皮匠不是那老皮匠的儿子，而是女婿。老皮匠把手艺和地盘传给了他，告老还乡，不久便生癌症去世，用小皮匠的话来说，就是去见马克思了。因为岳父是将手艺传给了他，所以即便不是招女婿，他也是要赡养岳母的——其实也是师娘。小皮匠自己呢，虽然有兄弟，但兄弟和父母不合，因为父母把家里的大瓦房以及院里的两棵杉树给了他，于是，他也是要赡养父亲母亲的。现在，三个长辈都还能劳动，但是为了表示赡养的决心，小皮匠把媳妇留在家中，单身一人住在上海。他住的也是老皮匠留给他的地方，距离他做活地方有一站多路的一片棚户里的一间阁楼，那房主与老皮匠的交情有年头了。那片棚户在老皮匠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圈上“拆”的字样，可是至今也没有拆。有一度是因为房产市场不好，后一阵市场好了，可是动迁费又上升得厉害，而这一片棚户人口密集，且都是私房，又都不停地加盖，房擦房，屋叠屋的。开发商迟迟不敢下手，就拖到现在。小皮匠的房东其实已经在别处买了房子，将底下的房间租给了三个卖炒货的河南人，小皮匠一方面是房客，另一方面也帮着房东照看房子。这一间阁楼有六七个平方大小，搁下一张大床，一张条桌，一个柜子，还够打一张地铺。有时候，小皮匠的女人来住一阵；有时候父母亲来住，小皮匠就把床让给大人，自己打地铺；还有时候，是岳母和女人一同来，那么，母女俩睡床，小皮匠还是打地铺。他女人来上海，从来不到他做活的弄口来看看，因为害羞。他父母也不来，心情就要复杂些，似

乎那是人家传给儿子的衣食，难免会生愧疚。只有他的岳母，会到他的皮匠摊跟前，坐在小马扎上，看他做活。她男人活着的时候，也是在这地方做活，那些主顾，以及主顾的上辈人，也是与她男人交道过的。弄堂前马路上的景色，曾经在她男人眼睛里流连过，女婿手里的活计，就是她老头子的手艺，似乎觉着将来有靠头了一些。小皮匠呢，心里一清二楚。但乡下人都不惯于表达感情的，再说一老一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么缄默着，却也流露出相互依赖的亲情。所以，人们有时候看见的，守着小皮匠的那个老女人，不是他的母亲，而是岳母。

岳母守在小皮匠身边，看着小皮匠接活做活。光顾皮匠摊的大多是女人，与小皮匠很熟稔的样子，有的还有些轻薄。小皮匠则很持重，并不啰嗦，倒不止是因为岳母在场，岳母不在场他也同样，他是有架子的。小皮匠长得挺讨人喜爱，敦实的身体，眼睛溜圆，是那种稚气的长相。女人们，包括那些轻薄他的，都将他当孩子待，张口小皮匠，闭口小皮匠。事实上，乡下人结婚早，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这也是使他持重的一个缘故。

现在，皮匠摊的业务随时代发展而扩大了，尤其是像小皮匠这样有渊源的手艺人，他们善于融会贯通：修拉链，钉牛仔裤的敲钮，给皮包的金属扣上蜡。至于皮匠的本业——修鞋，他们也面临许多新课题。单说一件，鞋底。材质在不断地革命，结构也在不断地进步——有一种，内部如同铺地板似的架有龙骨，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鞋掌的磨损部位与形状，也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情形，比如开车的人，是磨损在踩油门和刹车的那一个点上。但是，小皮匠应对得很沉着，他心里有一个底，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怎么说？鞋总归是鞋，总归是要吃力，所以，坚固总归

是第一位的。别看他镇日在这方寸之地，可他的见识却不少，什么名牌的鞋，还有包，他没见识过啊——曾经，就在这条街上，那街心花园后面，也就是师范学校的围墙，全都破门开店：面包房、礼品屋、文具店，其中挤出半扇门面，开出一个“山姆大叔机器修鞋”。就有人对小皮匠要挟：你能修好吗？修不好我拿对过去！小皮匠说：你拿对过去吧！有人真拿过去，请“山姆大叔”修了，可结果如何？“山姆大叔”要价奇高，而且不论何种问题，统统一个办法，换底。倘若遇到那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外面的底好好的，内里的衬底却让脚汗沤烂了，或者鞋底没坏，坏的是鞋帮，再抑或仅仅是些极小的毛病，鞋面的气孔掉了铁皮边，一道边缝绽了线，“山姆大叔”便没办法了。于是，送去的鞋就又送了回来，那人多少有些汗颜，小皮匠却毫无讥诮之色，就当没有发生过方才的事情一般，接过鞋，按传统的方式处理了。两个月不到，对过的“山姆大叔”悄然引退。就这样，即便是几千块钱的意大利皮鞋，小皮匠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也不是说他完全不放在眼里，他当然是要格外小心一些，是天生的惜物，而不是出于对昂贵价格的诚服，这种天价的名牌让他觉得造孽。有时候，有人拿一条名牌牛仔裤来修理拉链，他果决地撤掉坏了的拉链头，换上新的。那刻着名牌标记的拉链头被他一扔，主顾伸手去捞，捞了一个空，不由得叫道：这是名牌！小皮匠说：名牌？坏了有什么用！在对名牌的态度里，包含着小皮匠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

镇日交道的都是鞋，而且是穿过的鞋，皮革的气味里混杂着各式各样的脚臭、汗臭，合起来，就是皮匠的体味。每一代皮匠都是这个味，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都已经习惯了这股气味。他们

的屋里头也是这股气味。像小皮匠的女人，也就是老皮匠的女儿，就是在这股气味中长大的。她的母亲，小皮匠的岳母，更不用说了，这股气味可说就代表了她的男人。这一点上，小皮匠却与他的前辈们不同，他身上没气味。他从来不把做活的衣服穿回家，而是留在工具箱里。他就像一个正规企业里的工人，上班之前要换上工作服，至于换下来的干净衣服，那是一件西装，配有领带，自有寄存的地方，暂且按下。为了不染上这股皮匠行业的传统气味，他做活时从不穿毛线衣裤，因为毛线衣裤最吸气味。傍晚，天将黑未黑，他收工了，就到弄内人家的水斗，用香皂洗了手脸，穿好衣服，回家去了。

倘若是乡下有亲戚来的日子，他回家就有现成饭吃。女人们烧好了饭菜，老远的，油烟味便扑鼻。天热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饭桌就铺排在弄堂里，我敢说，小皮匠家的饭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东西都是从乡下带出来的，草鸡炖汤，六月蟹拦腰一剁两半，拖了面糊炸，蛏子炒蛋，卤水点的老豆腐，过年的腊肉或者风鹅，还有酒。要是小皮匠的父亲在，就两个人对酌，单小皮匠自己，就是独饮。他喝一阵子，吃了一些菜，女人就给盛上满碗的饭，重新热了鸡汤。虽然是盛暑，可他们家乡的习惯，荤汤是要吃大滚的，吃出一身热汗，内里的湿热便发散出来。果然，风吹在身上，沁凉了许多。月亮也升起了。女人将桌上的碗碟收去，擦拭干净。这时候，小皮匠要看一会儿书了。

小皮匠看的书是比较广泛的。他有一套《说岳全传》，半部他们家乡人、著名说书人王少棠的《武松》，再有一两本《资治通鉴》。除此，还有一些杂志，比如《检察风云》、《读者》、《今古传奇》，是他从书报亭上买的，也有的是很偶然地落到他手

里的。他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书有看头，那些旧书他是称作古书的，古书里面有很多大的小的道理，大道理是关于世道，小道理则关系做人。当然现代的书也很重要，因为是说当下的事，可以开眼界，不至于太蒙塞。然而，他还是觉得，当下的这些事再是千奇百怪，却也出不了古书里的道理。就像俗话说，孙悟空七十二变，变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下的事都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古书上的事则是举一反三。不过，这又正是读书有趣的地方，他可以用现代书里的那些人和事来检验古书里的道理，反过来，古书里的道理又可用来解释现代的事情。所以，小皮匠读书是用心读的，从屋内接出来的一盏电灯照耀着小桌上的书本，四周大多是牌桌，有纸牌，也有麻将，牌在桌面上甩来甩去，还有牌友们为牌局起的争执，都吵不了他。无论是他的女人、母亲，或者岳母，这时都不与他说说话，以免打扰他。但要是父亲在，他有时会从书本上抬起头，谈一些读书的心得，是为表示对父亲的尊敬。这些都是靠他的人，他不能过于倨傲了——当然，女人，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更多的时间里，小皮匠是一个人在上海生活着，那是要冷清一些的。每天收工回来，还要做饭。但做饭对于小皮匠并非难事，他们那地方，男人多会烧一手好菜。只不过，一个人吃饭总是简单的。他将路上买的菜洗洗切切，烧出一荤一素，吃一半，留一半。留出的一半装在一口小钢精锅里，第二日带去做活的地方当中午饭。因为要烧饭和洗涮，时间过得很快，忙完坐定，看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总也要读两页。在他看来，读书也是一种手艺，一天放下，就要花两天拾起来。看几页书，就熄灯睡了。入睡之前，免不了会想起女人绵软的身体，这是单身在外最

大的煎熬。楼下那三个河南籍的房客，有时候会分别带足浴房的小姐来，在门口让他撞上过几次。他愠怒的表情让河南人一下子畏缩起来，不由得心软了。小皮匠是有些洁癖的，觉着这种事很腌臢，而且他又对房东负有照看房子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是个男人，晓得厉害。在他们乡下，有一个老光棍，就是在人民公社时候，向队里的耕牛下手，结果判刑坐牢。刑满释放回到家乡，大人都不让小孩与他说话，兄弟也与他分家，一个人过着十分孤寂的日子。小皮匠自小就可怜他，却是当畜生来可怜的。他觉得，人要是一点不能忍，就和畜生是一样的。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向房东缄口，但是，从此与他们保持距离。因有一些设施是共用的，比如水斗、煤气灶，他就将自己的用物拿到阁楼上，尽可能错开烧煮的时间，避免接触。房东自己修了一个小小的厕所，他也不再使用，而是到马路对面的公共厕所如厕。其实那几个河南人禀性都还忠厚，有时烧了好菜，喊他过去喝酒。他去喝过几回，四个男人喝到舌头都大了，称兄道弟地分手，在楼梯口还要纠缠一会儿，然后各自睡觉。如今，他总是托词谢绝，于是，这点五湖四海的友情也牺牲了。

小皮匠没有让女人过来长住，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顾虑环境，倒不止是说居住的小环境，更是指大环境。虽然小皮匠每日里只是从住处到做活处往返，所闻所见不过五百米一块街区，但也足够他了解这个城市的阴暗面了。就在他途经的一条马路上，沿街一排发廊，说是发廊，却也不见有什么发廊的生意。透过一扇玻璃门，只看见遮面的长发，裸着的胳膊和腿——一种阴地里捂出来的没有光泽的石灰白，又好像没有发育起来，细瘦孱弱。小皮匠又要觉着可怜了，这一回不是觉着哪一个人，而是这个世界，